



良言寶

我的读书经验

宣纸上的风云岁月

民国文人·文人书法·书法性情

朝代更迭字里看兴衰

于右任的晚年生活

王羲之与《兰亭序》

永和九年，兰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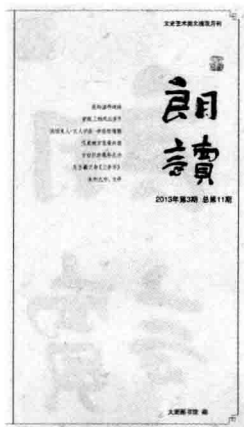
2013年第3期 总第11期



良日 言實



文史艺术类文摘双月刊 2013年第3期 总第11期



文艺艺术类文摘

文艺艺术类文摘双月刊 2013年第3期 总第11期

封面题字：也 墨

主 办：大朗图书馆

主 编：韩暖渠

副 主 编：林源泉 邓石岭

编 辑：梁丹婷 罗林生 叶美华

刘焱良 莫智芬 黄启穆

秦 梅 刘伟彬 曹欣炜

地址：东莞大朗镇美景中路1号

邮编：523770

电话：81061555 83198872

邮箱：dglangu@126.com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我的读书经验

□ 曹聚仁



曹聚仁(1900—1972), 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浙江兰溪人。曾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教授。1950年移居香港。著有《鲁迅评传》等。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 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 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 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 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 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 上海某中学生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 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 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 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 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 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一看; 提起笔来, 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4岁时, 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 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 《诗经》统背过九次, 《礼记》、《左传》念过两遍, 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 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 读经的人并不算少, 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 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 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 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 我读完了《近思录》, 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我

目

录

朗读关注

我的读书经验	曹聚仁	002
晒书的感想	邵洵美	006

朗墨书香

宣纸上的风云岁月	谢冕	010
《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疏证》自序	祝嘉	014
《守望中国书法》序	王晓卫	017
民国文人·文人书法·书法性情	管继平	020
朝代更迭字里看兴衰	张运林	023

朗月轻吟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陈福树	031
“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张昌华	037
于右任的晚年生活	许有成	049
胡汉民：书生革命家的1911	邓玲玲	056
谭延闿其人其书	楚石	060

朗语清风

书法指导（节选）	梁启超	065
标准草书自序	于右任	074
自习的回忆	沈尹默	078
临池偶得	邓散木	083
谈写字	沈从文	096

朗韵艺苑

王羲之与《兰亭序》	喻革良	101
-----------	-----	-----

朗游天下

永和九年，兰亭	杜文和	108
文人的雅趣	范捷	112

目

录

朗读关注

我的读书经验	曹聚仁	002
晒书的感想	邵洵美	006

朗墨书香

宣纸上的风云岁月	谢冕	010
《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疏证》自序	祝嘉	014
《守望中国书法》序	王晓卫	017
民国文人·文人书法·书法性情	管继平	020
朝代更迭字里看兴衰	张运林	023

朗月轻吟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陈福树	031
“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张昌华	037
于右任的晚年生活	许有成	049
胡汉民：书生革命家的1911	邓玲玲	056
谭延闿其人其书	楚石	060

朗语清风

书法指导（节选）	梁启超	065
标准草书自序	于右任	074
自习的回忆	沈尹默	078
临池偶得	邓散木	083
谈写字	沈从文	096

朗韵艺苑

王羲之与《兰亭序》	喻革良	101
-----------	-----	-----

朗游天下

永和九年，兰亭	杜文和	108
文人的雅趣	范捷	112

我的读书经验

□ 曹聚仁



曹聚仁(1900—1972), 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浙江兰溪人。曾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教授。1950年移居香港。著有《鲁迅评传》等。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 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 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 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 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 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 上海某中学生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 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 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 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 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 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一看; 提起笔来, 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4岁时, 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 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 《诗经》统背过九次, 《礼记》、《左传》念过两遍, 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 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 读经的人并不算少, 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 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 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 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 我读完了《近思录》, 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我

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中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

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议论，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有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讞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系统。他是和鹤见祐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勉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

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选自《一生的美文计划·中国名家美文180篇》，徐如麒主编，团结出版社，2007年4月）

晒书的感想

□ 邵洵美



邵洵美(1906—1968)，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其诗集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

我生了出来不多时便过房给我的伯伯寿卿公，他是位极顶聪明的文人，当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即与沈老伯琪泉等四人，被目为当时最漂亮的才子。他第一位夫人是李鸿章的大侄女；继室史夫人，“一·二八”那年听了几天炮声去世了。寿卿公在三十多年前作古，传给我的遗产是两万卷诗书。这些书是他在杭州徽州等处收集的，共费五万余金。据说当时还买进不少宋版本，他死了以后，竟让人卖掉了。现存的最旧的版本只有明刊；有几部手抄本是曾经阮氏珍藏的，甚为名贵。我对于他又佩服又感激，但这两万多卷书对于我却是个累赘。第一个原因是我没有够大的房子把他们陈列出来，只得装在四十多只大木箱里；我又时常搬家，带来带去，真是受尽了麻烦，现在我还特地为了这些书租一宅房子，每年的保险费和房金也可观了。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现在看书已和当时看书两样，我们并没有他们那种博学的愿望，只是依了自己所感到兴趣的那个系统去涉猎，坊间的新刊本也尽够应用了。第三个原因是我住的地方也实在太小，一天到晚又难得可以蹲在家里，而这些书是需要时常去

当心的；自从搬到杨树浦以后，我再也找不着机会去晒晒，也许全已被虫子吃掉了。

两年前滕若渠打德国回来的时候，住在我静安寺路的家里，没事做，于是花了将近一个月工夫，把来完全整理过一趟；又为我编了本书目。从此这些书便被油纸裹紧了钉在木箱里。虽然和朋友的谈话里，时常提起他们；朋友见了书目也都说有几本稀品甚愿一读——但是谁也没有那种勇气去拔掉第一只钉子。

最近忽然被李太白所迷醉了，希望得一部好刊本。原来我有一种嗜好，喜欢收藏珍本：即如我所佩服的英国诗人史文朋、英国小说家乔治摩亚等，他们的珍本我都不惜重金去买来(这是我唯一的奢侈)。不久前刘大杰便为我去觅得一部郭刻太白集，价钱倒还不大，我快乐得几乎发了疯；可是仔细一看，最后一本有一页破了个洞，少掉了两个字，于是退了回去。这事情使大杰很生气，他说旧刊本有一两个洞没关系；可是他不明白像我这种玩骨董式的买书是看不过一些损坏的。忽然想起自己的家藏，再看书目竟然有几部太白集；有一部底下，若渠注明是精刊本，但是没有说出是那一种版子；同时大杰也要寻几部买不到的晚明小品，于是便约定了在上一星期去探访了这个宝窟。

当日天气特别热。书目上没注明箱子的号数，看情形非一箱箱都寻过不可；于是索性乘这个机会来晒书了。一共开了七箱，我们要的书一部也找不到。每箱大约有三四百卷书，这三千卷书便摊了一草地。拿出来容易，放回到箱子里去却受了罪！大杰戴了草帽，他夫人张了伞，毓贤弟穿一件汗背心，我的老婆也换了件旧衣眼，我拿了笔砚坐在石阶沿上：全体工作了。从早晨八时到下午五时，总算物归原处，我又抄了一份注明箱子号码的书目。大杰夫妇让太阳晒得头昏，我劝他们回家去休息，毓贤晒焦了肩膀和手臂，我晒红了个鼻子，我的老婆竟然治好了胃气痛。

这种工作让有一位先生看来，一定又会笑我们装雅；可是我们

自己却始终没有这种奢望：流汗的脸对着流汗的脸已够粗野了。说来惭愧，五个人里边我最舒服，因为抄书目可以不必动腿。虽然我的耳朵不大灵便，时常得用全副精神去听一个斋名或是人名，但是在他们不叫名字的时候，尽好偷懒，所以我竟然画了五六张速写。我画图的艺术幼稚，不过这种会集是值得留些纪念的。

这次晒书我却得到了一种感想。我的所谓感想，乃是真正的感想，不是像人家那样的老套。人家在同样情景之下，时常会想到这些书的作者，身后的名誉无论怎样大，自己在泥土之下是不会知道的了；他们又会想到这些书的作者，曾经费了多少年的心血，写了这多少万的字，但是到了现在，几乎很少人会把来翻读了。这些不是感想，是联想。在他们以前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发生过同样的感慨了。他们不过是在某种情景之下，联想到前人的感想而已。

我的感想是因了有许多书上的题字而发生的。这些题字都是寿卿公的手迹，他的笔法是那样秀丽而尖挺。题这些字的时候，他大概还不到三十岁，处处可以见到他锋芒的太露。我的感想不是去叹息他去世的太早，也不是敬慕他笔法的完美；我只是想到书与人的关系。我想到人世间既然有了书本的刊行，那么，人是一定免不了书本的影响的。我们可以把人分成以下的几种：

- (一)不看书的人
- (二)不看书而想做书的人
- (三)看书而不想做书的人
- (四)看书而想做书的人
- (五)做书而不看书的人
- (六)看书而做书的人

寿卿公过世得太早，从题字上看，他只能属于第四类；假使他可以多活几年，无疑地，他是属于第六类的。第一类太可怜，他们或者是没有机会得到相当的教育，要看书也办不到；或者是为了环境关系，以致没有看书的时间。第二类人是太痴，或者太骄傲；所

以始终只有幻想而从不会实现。第三类人是懒，或者太谦虚，或者太怯懦。原来发表欲是人类的天性，我相信受过相当教育的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想要著书立说或是写诗留名的。第四类人的弊病也同第三类，他们虽然想做而不做，也许有不少理由可以得到我们的同情与原谅。第五类人太妒，或者太固执；他们以前当然是看过书的，但是自己做书了而不看人家的书，大概是看不起人家的著作，或者怕自己会受他们的影响。只有第六类人最完美，他们一方面接受遗传的收获，一方面又去制造将来的光荣。古往的文化能不湮灭是他们的功劳；古往的文化能得发展是他们的努力。我的希望是每个人都能受到可以看书不做书的修养，看了书又做书，做了书仍看书。我们也不必怕书太多，世界上每一朵花每一枝草都有他欣荣的季节。

（选自《儒林新史》，邵洵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宣纸上的风云岁月

□ 谢冕



《宣纸上的记忆：中国古代书法家人物小影》，刘长春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书是一部以散文笔法书写中国古代书法家心灵史的书稿。中国书法史上的这些大家，无论是浪漫的诗仙、狂放的文人、落魄的名士，还是失意的皇帝、漂泊的隐者、得道的高僧……他们留在宣纸上的墨迹，或笔力道劲，或洒脱奔放，或纤巧细腻，或行云流水，无不昭示出他们内心世界的高远和幽深，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页独特的瑰丽篇章。

刘长春给自己的新著中国书法家史话起了个书名，叫《宣纸上的记忆——中国古代书法人物小影》。其中的一些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时，还有一个名字叫《宣纸上的话题》。宣纸、人物、话题，是这本新著的三个关键词。这是作者根据中国书法史自晋王羲之以至近代近两千年间、涉及数十位书法家的生平逸事写成的书。刘长春对书法素有研究，又是卓有成就的散文家。他用散文这一文体来写这本史话，既是他对中国书法研究的总结，也是他对散文写作成果的延伸。

史话一类著作属于广义的范畴。历史的写作历来也都是用与韵文相对的、广义的散文来写的。这部书虽曰也是用散文写的，其不同之处在于他用的是仅仅属于文学品类的、严格意义的散文。需要强调的是，用严格的美文来写史话一类的文字，这本身对作者就是一种挑战。史话是历史文类，散文是文学文类，他需要对文史有所兼顾。据此，我们可以认定这本书历史之外的文学品格——从分类来看，是同一主题的系列散文，总起来看，全书则可视为一部长篇散文。《宣纸上的记忆》既是一本史书，更是一本文学书。

刘长春说着他们的故事，谈论着他们的人生际遇。得意和失意，顺境和逆境，他们的情趣和智慧，学养和品性，最重要的，是品评他们在文学、诗歌和艺术上的才华。作者由衷地赞叹这些通过宣纸上的纸条、空白、布局、设意等手段显示出来的意境和神韵。作者说到他们的每一个人，都要把他们置放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政局的背景上，讲述当时的氛围和风尚（例如说“怀素之狂，草圣之颠，那也是唐风使然”；又如说“癫张醉素的狂草是唐朝浪漫主义思潮下的产物”等）。他力求把他的人物置于（或者说“还原”到）那个特定的环境中。然后，他让所有的言说从四面八方都通向中国书法这一根本话题。

刘长春没有忘记文学，没有忘记以文为史的大目标。他是按照作为美文的散文来要求每一篇文字的。即无论如何，他不仅是要通过某一个人来写一篇优美的散文，而且所写的这个人又必须是与中国书法史有关的。他不是在谈一个一般的人，而是在谈一个与中国书法的发生、发展和贡献有关的人。谈论可能是很随意的（不随意就不是散文了），但是所有的随意之中有一个总的不能“随意”的地方，那就是话题必须涉及书法。

这几乎就是“命题”散文。它一方面要求散文展开它素有的灵动的、无拘束的一面，它更要求散文按“指定”的题目来做。历史最重事实，史话虽然可以灵活些，但也要求无愧于史实。这样，这种散文就要在限制与突破限制之间寻求平衡。文章做起来就有了难度。刘长春在散文创作方面经验丰富，他的国学基础坚实，历史知识精深，对中国绘画书法亦有很好的造诣。他的学术准备足以化解写作中的难题，使得他在展现他的写作才华方面显得游刃有余。

首先，他非常注重展现作者和书中人物置身现场的那种氛围。他在很多文章中使用第一人称，力求使作者自己现身其中。如写八大山人时，他把自己也写了进去，写他撑一把伞在潇潇秋雨中打听青云谱的路径的情景。找到了八大隐居的道观，以昔日的幽静对比

如今的喧哗，他未免感慨：“它与八大山人为了躲避热闹而走进这里的情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又如黄庭坚一文的开头，是从作者插队的30年前的往事谈起的：“当月亮明朗和完美地出现在遥远天空的时候，周围的万物让它镀亮一层神秘的光辉……”这样的笔墨缩短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增添了作品的亲和力。

在介绍人物对中国书法的影响和贡献时，他也竭力避免叙述的生硬和枯乏。现在，看他如何深入那位孤高怪异的八大山人的：散文由寻找当年的环境进入，从而展现他的内心世界，再由此深入到他的书法境界中。刘长春这样写道：

最难得的八大山人的草书，即使是骤雨旋风声满堂，却又与我们早已熟稔的草书必狂怪离乱的感觉相去甚远。相反，它越狂肆却越简练，越激荡却越宁静，点线之间虚虚实实，并运用布局中的一片空白，使虚处更虚、实处更实……

他写王羲之也是如此。首先写兰亭雅集，写那日天气晴和，莺飞花盛，诗酒交映，赏心乐事。“看山，千岩竞秀；听水，万壑争流。晴岚使他沉醉于朦胧，鸟鸣使他留恋于幽深，山风牵衣，使他恍悟生命的短暂，杂花生树，让他回忆起已经消逝的时光。”引用的这段文字，复查、华美、极力铺排。这是充满诗意的美文，读之令人愉悦。接着就是评文论字了：

文妙，字更妙。一篇300余字的美文，却有20个不同形态的“之”字。“之字最多无一似”，它像一根五光十色的线索，把一颗颗珠玑串联起来，然后编成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像如下评八大山人的字：“八大山人早期的书法受欧阳询、黄庭坚的影响，喜用方笔，露出笔画与棱角。到了晚年，改用秃笔书写，笔锋藏而不露，再也让人看不出他提笔顿笔的痕迹了”。再如评黄庭坚的字：“它那气势非凡的连贯结构，长画短点的巧妙变化，再加上忽左忽右的欹侧跌宕，组成一阙激越飞扬的乐章……”这些文字显示出作者书画方面的修养。即他能够从书法史的角度，